



HAI

YAO

海妖

5
郭金炎 著

海 妖

郭金炎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615710

印刷者：济南东郊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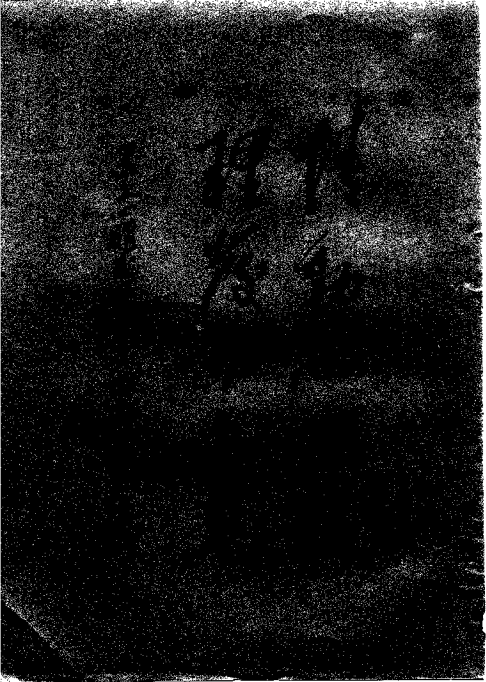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32开本8.125印张2插页173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329—0332—X

I·292 定价3.40元



目 录

- 一 加急电报..... (1)
- 二 新娘失踪..... (8)
- 三 别开生面..... (15)
- 四 蜜月归来..... (24)
- 五 新的使命..... (32)
- 六 黄毛吠声..... (40)
- 七 海滩阴影..... (43)
- 八 哑巴少女..... (48)
- 九 海上猎鲨..... (57)
- 一〇 礁石夜话..... (63)
- 一一 台风袭岛..... (68)
- 一二 沉寂月夜..... (74)

一三	浪尖擒敌	(82)
一四	OK梦幻	(88)
一五	云雀觅人	(95)
一六	鱼腹之谜	(103)
一七	意料之外	(109)
一八	闪光的星	(113)
一九	焦急如焚	(119)
二〇	难猜的谜	(124)
二一	特别婚礼	(129)
二二	沙滩邂逅	(136)
二三	鬼蜮伎俩	(145)
二四	将计就计	(151)
二五	仇人相见	(156)
二六	甜蜜诱惑	(163)
二七	妙计在胸	(171)
二八	冒名顶替	(179)

二九	香港来客.....	(184)
三〇	秘密审讯.....	(193)
三一	公园幽会.....	(197)
三二	魔窟阴谋.....	(205)
三三	潮洞探赃.....	(213)
三四	情况突变.....	(218)
三五	意外事件.....	(224)
三六	情侣幽会.....	(227)
三七	雾海夜航.....	(232)
三八	破釜沉舟.....	(236)
三九	垂死挣扎.....	(241)
四〇	鱼死网破.....	(248)
尾	声.....	(252)
后	记.....	(255)

一 加急电报

翡翠岛，原名叫大孤岛。

翡翠岛有多大，没有具体量过。只要站在高处放眼一望，全岛便收尽眼底。双手握成喇叭喊一声，能惊得全岛犬吠鸡飞。你别看岛小，上边却没有灯塔，人们称之为东海前哨一颗珍珠，国内航道上的眼睛。

小岛上青松翠柏常绿，瑶草奇花溢香，遍布洁白轻盈的野菊被风一吹，花朵便一齐欢快地左右摇摆，跳起了“亚克西”。岛上一年四季花香鸟语，海鸥掠翅奋飞，啁啾竞唱。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岛上最高处，那里矗立着耸峙挺拔、气魄宏伟的灯塔，远远望去如碧螺一点，加之四周点缀着碧海，红瓦绿茵，把灯塔拥簇在中间，煞是蔚为大观啊！

翡翠岛上有三个戴金锚飘带的水兵驻守。老兵胡芳草，今年二十七岁，是志愿兵，职务班长，至今还没娶媳妇，水兵开心地称他光棍班长。他性格是开放型的，听了别人开玩笑的话总是嘿嘿一笑，长长的眼睫毛上下跳动一下，慢条斯理地拉着长腔，幽默地说：“你们小年轻懂个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瞒你俩说，不知哪天我交了好运气，凤凰会飞到我身边来的。”

老胡尽管口头上这么唠叨咧，实际上却在爱情生活中尝够了酸甜苦辣咸的滋味。

这次胡芳草回家结婚的报告都批了。他正准备忙乎完这阵子的工作，就起身返乡做新郎官。

倏然间，刚上岛不久的水兵张瑜，急三火四地跑到小码头，气喘吁吁地喊道：“胡班长，坏事了！金娜在家搞政变喽！”

“什么？！”胡芳草放下手里的修理工具，大声问道：“啥政变？”

张瑜忙把电话记录本递给胡芳草，他定眼细瞧，大惊失色。

胡芳草咱俩结婚之事以后再说。

高铺镇邮电局转

真象晴天霹雳，胡芳草脸色唰地一下绷紧，目瞪口呆，欲言又止，一时不知咋办才好。

胡芳草和金娜都是海水泡大的。从懂事起，两人就形影不离，爱情的纽带早已把他们系在一起了。

前些日子，金娜的来信就象从蜜罐里捞出来的，字里行间甜极了。

今天谁又会想到她来了个风云突变呢？

水有源，树有根。金娜突然来了这种电报，不能不引起胡芳草和他的两个战友高度重视。胡芳草面对这尴尬局面，心里象风卷云，浪搅水，整个心海被翻了个底朝天。

老水兵王珂和新兵张瑜怕班长想不开，便争先恐后地劝慰道：“胡班长，世界上爱大兵的姑娘千千万，说句不好听

的，到时候我俩群策群力，给你‘贡献’一个。”“说不定哪一位天仙女下凡来陪伴你呢！”

胡芳草看也不看他们一眼，断然地说：“不回家了！”

张瑜揉了揉胡芳草，劝道：“结婚的假都批了，家里老人肯定都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不回去不合适呀！”王珂则猛拍下他的肩膀，狡黠地说：“班长，说不定你这位宝贝在临脱离姑娘的行列之前，向你来个小测验哩！你别肚子里揣小兔，到时候保准你安全，正点进洞房，欢度花烛夜！我估计，这次是那位未过门的嫂子又向你开个超级国际玩笑，大胆放心吧，回你的渔村，度你的蜜月去吧！”

“小王，我看金娜姑娘态度很坚决，好话就是说上一火车，估计她也不会再爱咱们班长了。”张瑜说。

王珂手朝空中一挥，说：“哼，别把问题看得那么复杂，有本小说不是说过吗，真正的爱情燃起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

张瑜思忖片刻，转身弯腰从茂密的枝蔓上摘下个红色酸野果，揉了几下猛地往地上一扔，粗门大嗓地说：“小王，那些好听的话，都是大作家用来哄人的。你还记得吧，原先金娜和咱班长的关系就象那链和锚，几乎每封信上都什么海枯石烂不变心，两颗心儿紧相连。可今儿个倒好，来了个突然袭击！”

王珂哪听张瑜劝说，毫不踌躇地找了块干燥礁石，席地而坐，两条腿一并，双膝当桌，挥笔疾书，喇喇地给金娜写起信来。信上用了诅咒、挖苦和讽刺的字眼，在上端还摘录了一段宪法：关于军人的婚姻、家庭由国家政府保护，用来

警告“政变者”。最后，以审判官的口气，用红圆珠笔，另起一行先写了一句：“金娜！”连“同志”二字都没写：

“翡翠岛我全体官兵向你提出警告：你忘恩负义，遗弃我部队灯塔站负责同志胡芳草，不配做八十年代的青年。请问，你的道德哪里去了？不过船有搁浅触礁的时候，人也有失足的时候，这不要紧，只要通情达理，回心转意，重新和好，爱情的鲜花是永远向着你开放的。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水兵，大海的儿子，在我们岛上有一句醒目的石刻大字：‘海洋是不喜欢懦弱和自私的人的’。今天，你不明白这些，发来了这份电报，引起我们极大的不满。告诉你吧，电报带来的一切后果必须由你负责！！！！！！”

“负责”后面，就象排射出了半打重型炮弹。

王珂把信写好后，本想让班长审阅一下，一看胡芳草上了灯塔，就自个儿默读了起来。他一边读一边想，这封信一定能敲开金娜那颗冷酷的心。他设想，金娜收到哼哈二将杀气腾腾的信，一定会颠悠颠悠地到翡翠岛来！嘿，太好了！

王珂得意地折起身，迎着凉飕飕的海风，一溜小跑赶到张瑜跟前，劈头第一句就是：“联合声明出笼了！你瞧瞧。”

张瑜浏览了一下，舒心地笑了。但看到“警告”二字，嗫嚅道：

“小王，你别火上浇油了，谁有粉不往脸上抹啊！，再说，强扭的瓜不甜呀！咱班长不是说过，岛上有梧桐树，别愁凤凰不飞来吗？”

王珂比张瑜入伍早两年，做起事来钉是钉、铆是铆，象

在海滩散步，一步一个脚印。他对于胡芳草的爱情生活关心得简直令人能笑掉牙。胡芳草刚认识金娜那年，因岛上台风袭击，一个多月船不能来岛，书、信、报纸统统都看不到，水兵们越发感到寂寞、孤独，三个水兵常年驻守此岛，两耳听到的是海涛声，唯一和他们做伴的是黑毛小狗和咪咪小黑猫，还有在大海上空翱翔的海鸥，一台录音机，几盘磁带翻过来复过去，也不知放过多少遍了。

台风平息后，运输船给他们三人捎来了一邮袋信、报纸和邮件，胡芳草一个人就收到九封信，其中五封是金娜来的。

胡芳草的信，一般都是公开的。

这次金娜的来信当然没有例外。

因金娜一个多月没有收到胡芳草的来信，水兵读着她的来信，仿佛看到她那红润的脸蛋上挂满了愁容，淌下了晶莹的泪花。热恋的女性向胡芳草提出了抗议。当然，金娜的信虽说有批评的话语，但一字一句仍是甜蜜蜜的。

胡芳草面对情侣的指责，没办法，只好闷在屋里吭哧吭哧地给金娜写回信。

胡芳草在金娜面前表现了高姿态的自我批评精神。一张巴掌大的信纸，“我对不起你，请谅解，别往心里去”之类的话反复出现了七八次。

刚见面那阵子，胡芳草探家，金娜拿着照片去码头接他。胡芳草最后一个走出检票口，一群刚放学的孩子围拢过来，唧唧嚷嚷地喊着：“快来看呀，海军叔叔来了！嘿，这位叔叔真象非洲叔叔！”说完后，只听哄然大笑，好不热闹。

金娜寻声望去，第一眼就见到了五大三粗的黑大个，身高几乎快赶上了中国巨人穆铁柱，金娜当时什么都中意，就是他的皮肤黑里冒油，怪可怕的。

胡芳草归岛后和王珂、张瑜闲聊时，透露出这桩码头轶事，道出了金娜对他的看法，他俩听了嘿嘿一笑，都没吭声。

恰逢次日是星期天。王珂请假去市里，借口给家人买中药，班长胡芳草便批假同意他外出，他乘上路经翡翠岛的登陆艇出发了。

到城里后，王珂直奔大小百货店，到化妆台前购买姑娘们最爱用的奥琪增白粉霜，没想到碰上缺货，他真扫兴极了！但出来一次不容易怎么也得买点什么代用品呀！凑巧，他看见对面几个千金小姐哼哼着歌走来，白白的脸，一下子让他想起春节期间曾上岛慰问演出的海滨市歌舞团那群白天鹅们。那些少男少女，个个又白又嫩，活象刚煮熟的鸡蛋清。对，想法找他们打听秘方去！他想到这里，溜小跑打听听着闯到歌舞团里来了。

王珂找见团里领导，开门见山地说：“首长，俺专程赶来求援来了！”

团长见这小伙上气不接下气，便热情地安慰说：“有什么事尽管讲，我们能解决的一定全力相助。”

王珂一听，心中暗喜。觉得班长的黑变白有门了。于是，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全过程，并提出要增白霜的要求。

团长听了，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

“小同志，你听谁说的有这个高招？”

王珂不加思索地说：“春节期间，你处的大姑娘小伙子登台演出，个个皮肤白润光滑，后来听说就是抹的什么——”

哈哈，王珂天真的举动，惹得团长舒心地大笑起来。

事后，胡芳草听说王珂瞒着他去市歌舞团出了洋相，笑嘻嘻地点着他的鼻尖，说：“你呀，看上去老实巴脚，没想到花花点子还不少哩！”

转眼，胡芳草在小岛五个春秋了。

他和伙伴们在小岛上栽了翠竹、青松、花卉，又养了鸟、鸡、猫，几年功夫，不显眼的贫瘠荒岛就变了模样。

二 新娘失踪

三面环山的卧虎坡渔村，一面对着海湾，风景格外宜人。

在渔村周围茂密的树丛里，花喜鹊踏在青枝绿叶的枝蔓上，翘着尾巴，唧唧喳喳地跳来跳去。

胡大妈这两天收到儿子芳草要回家办喜事的信，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听到院里那棵抗风桐树上花喜鹊啁啾的叫声，放下手里的活，急三火四地跑到渔村小码头上，站在黑褐色的礁石上，踮起脚尖，眼睛一眨不眨地望啊，瞧啊，海面上一有驰向渔村的帆影，她便两眼望穿，直到船靠码头人下船，不见儿子的影儿她才失望地离去。

俗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这会儿，胡大妈戴着老花镜，手拿剪刀，把块桌面大小的红纸铺在炕席上，精心地剪起“囍”字和一对展翅欲飞的鸳鸯来。她剪着剪着，多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把剪好的一对鸳鸯放在手里掂了又掂，瞧了又瞧，就象唯恐这对鸳鸯插翅飞走一样。儿子胡芳草这次已是第三次推迟婚期了。明天，儿子又要站在自己面前甜甜地叫娘了，她怎能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呢？

“渔船靠码头喽！”大清早，胡大妈隐约听到院外谁喊了声，连忙放下手里的针线活，一溜小跑来到大门口，身子一跃，爬上了望海松树叉手搭凉棚深情地望去，突然发现通往码头的小径走来一群渔姑。

这群姑娘看样子是出海刚回来的。裤筒挽得高过膝盖，身上的衣服也湿漉漉的，有的背着渔网，有的手拎盛海鲜的网兜，笑着、闹着，攀膀搭肩地往回走。

“孩子们！”姑娘们走进村口，突然听见一声叫喊，说笑声嘎然而止，惊奇地寻声望去，怪哉！四周连个人影也没有。

“胡大妈怕我们要喜糖吃，藏在松树上躲开我们了。”海花姑娘就是眼尖，怨不得人家都称她是位辣椒姑娘呢！

海花这一喊，惹得姑娘炸开了锅。嘿，那热闹劲就象捣了麻雀窝，噉噉喳喳，笑着闹着把老人从树上搀扶下，又把她紧紧地围住了。

“大婶，俺芳草哥回来了没有？”海花把手里拎的玻璃球状浮标往地上一放，蓬松的头发往后甩了下，挤进姑娘堆，走到胡大妈跟前，伸长脖子，这里瞧瞧、那里嗅嗅、伸下舌头叹了口气，嗖，一个箭步冲到块半人高的墙上，两手往腰间一抹，粗门大嗓地嚷道：

“姑娘们，你们不用担心，也不要心急，等芳草一回到家，把金娜嫂子娶到门，咱们就喜糖吃个痛快，喜酒喝个够，来个大闹洞房，怎么样？”

姑娘们齐声回答：“好！”

胡大妈欢喜地撩起一绺被风吹到额前的花白头发，说：

“你们这帮丫头就放心吧，等你芳草哥回来办事那天，一定让你们这些花喜鹊吃够喝足。丑话先说到头里，等你们出嫁那天可别忘了你大妈哟！”

姑娘们听了胡大妈的话，个个羞得捂起了脸。

海花姑娘环视下四周姑娘们的样子，便粗门大嗓地说：“我说姑娘们，你们也太没出息了，怎么就没有胆量答应胡大妈到时候喜酒管够呢！”

“好，还是咱海花姑娘是好样的！”胡大妈赞佩海花，立刻在人群里引起清脆而甜润的笑声。

“大妈，我芳草哥啥时候到？”海花问道。

“他来信讲，今日个到。”胡大妈说着，从带大襟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揉皱的信瓤。

“给我瞧瞧。”

“让我先看看！”

“还是由我念给大伙听吧！”

好奇的姑娘们蜂拥到胡大妈身边，争先恐后地抢了起来。

姑娘们到了青春妙龄，一旦聚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婚姻大事情趣盎然，滔滔不绝，没完没了。

海花忙挤过人群，从老人手中夺过信，站在人群中间，模仿着大首长在水席台上讲话样，清了下嗓门，拖着长腔，朗朗上口地读了起来：

“娘，关于回家结婚的事，我×月×日离开翡翠岛，至于办喜事的安排，待我回去后再说。您不要过早操劳，望保重身体。”

“金娜嫂子早就盼望这一天了，我芳草哥一到家，新娘婆进门，大妈，你就熬成婆了，等着享福吧！”姑娘们听完信尽情地嬉闹起来。

胡大妈见姑娘们那开心劲，用手指尖点着她们的前额说：“死丫头，你们也别太急，时间过得快，用不了几日也该轮到你们了！”

翌日。清早，一轮浑圆的朝阳，拖着金光粼粼的彩带，从蔚蓝色的碧波中露出了羞红的脸蛋。放眼望去，大海显得是那么的壮阔，昂扬。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胡芳草伫立在甲板上，深情地张望着离别三个春秋的故乡——卧虎坡渔村。心中涌起幸福的暖流，他轻轻咬着嘴唇，低声哼起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在兴奋中也忧心忡忡，反复思忖着收到金娜的那份电报是吉还是凶？心里还是打着鼓。

机帆船徐徐驶进港了。缆绳还没撒出，他就穿着鞋跳进岸边哗啦哗啦的潮水，向岸边跑去了。

啊，卧虎坡变了。呈现在胡芳草眼前的是渔村的红瓦，白墙，房顶上根根电视天线在闪闪发光，渔港里穿梭似地忙碌着，扯着白帆的渔船，“呜——呜”，笛声阵阵忙着出航。……

他望着充满生机的故乡，心中涌起无限幸福的喜悦。

胡芳草双脚刚踏上码头，他那双犀利的目光雷达似地环视四周，眼前一个个青年与少女从眼前掠过。这时的胡芳草多么希望金娜会突然喊他一声呀！但是……“金娜保准在家忙天益地地收拾着准备进洞房哩！”他这样安慰自己。